

春晖股份沦为资本“玩偶”?

业内专家表示,依靠主营业务合成纤维制造业无法“扭亏增盈”的春晖股份,近年来只能频频陷入资本玩家们所设计好的一场又一场“业务重组、战略投资”资本运作戏码中。自2007年下半年,广东鸿汇成为公司单一最大股东以来,春晖股份就开始沦为资本手中的“玩偶”。

■ 本报记者 许意强

5个连续涨停的背后,难道又成为春晖股份(000976)迎合公司主要股东广州鸿汇投资公司提前上演的一场“概念炒作”资本游戏?

“目前,公司想依靠主营业务盈利的难度很大,所以稀土回收这一投资项目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很重要,面对当前一些媒体的质疑,我们的澄清公告在下周应该会公布”。

8月24日,当《中国企业报》记者致电春晖股份(000976)董事会办公室,就其最新公布的一项“拟投资4000万元对云南迪晟稀土综合回收利用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扩股”项目进行了了解时,一位工作人员作出上述表态。

对于这家以“合成纤维制造”为主营业务的企业来说,2011年亏损1.79亿元,2012年再亏5000万元,如果在今年年底之前找不到“扭亏增盈”手段,无疑会再度陷入“披星戴帽”的尴尬境地。与此同时,一旦上述稀土回收项目顺利投产,公司预计第一年便可实现营业收入4.1亿元、净利润1.25亿元。

“稀土回收”到底是春晖股份的救命稻草,还是少数股东操纵的一场“概念炒作”大戏?答案并不复杂。不过,回往最近5年来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一系列动作来看,在折腾成为春晖股份发展的关键词时,做大主营业务的步伐已经离公司最初梦想越来越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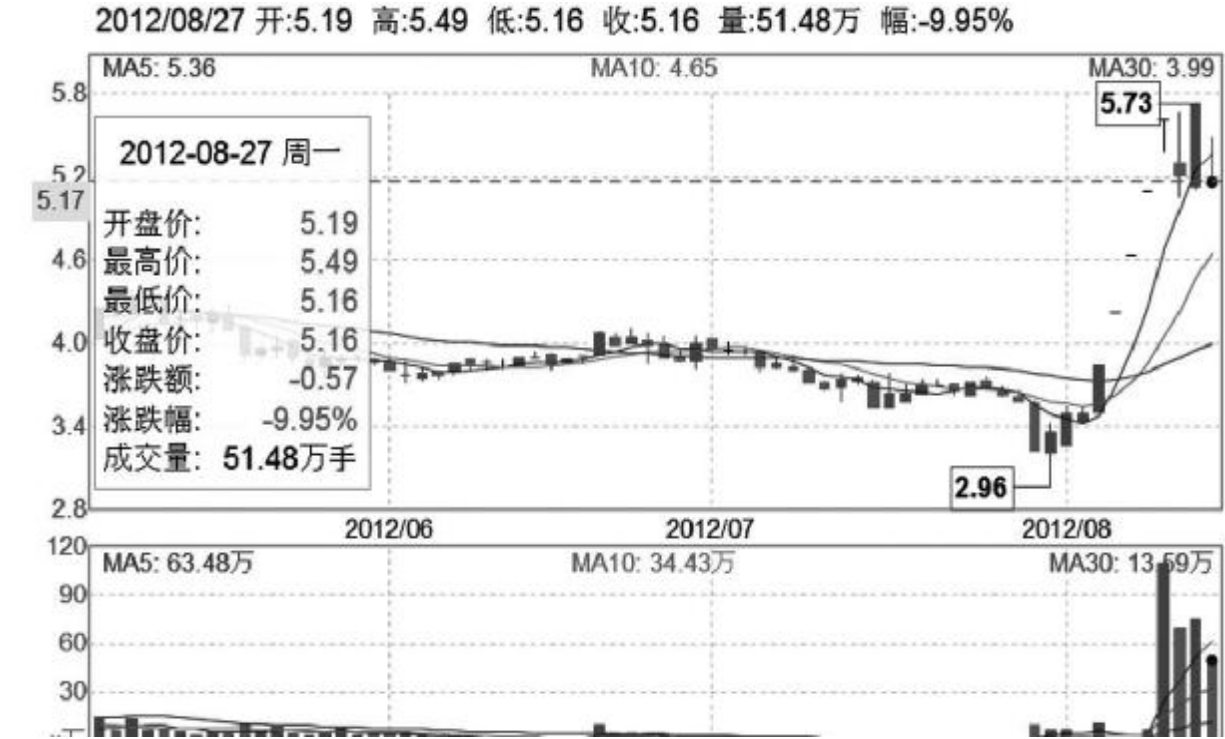
外界质疑难挡 进军稀土回收步伐

“没有稀土矿开发资质,也没有稀土矿资源,主要从事稀土综合回收利用”,日前,在春晖股份公布了一份拟“投资4000万元进军稀土回收领域”项目公告,并发布了一份长达123页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后,便在市场引发了新一轮的质疑。

《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针对春晖股份投资稀土回收项目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公司预估的稀土产品价格、利润率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对于提及的先进回收技术也被指出“行业通用技术”。更令人质疑的是,其介绍的回收500吨荧光粉项目被认为是无法完成的工作。

外界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来自华泰证券的一位分析师指出,“逢矿必涨,涉稀土必成牛股”的定律在春晖股份身上得到了进一步验证。公司股价从7月31日最低的2.96元一路飙升,直到媒体质疑其稀土回收项目的8月21日停牌前股价的5.73元,最大涨幅近90%。

股价上涨背后与公司拟投资稀土回收项目之间,到底存在着哪些关系?有市场投资者向《中国企业报》记者透露,“华林证券青岛山东路营业部,与春晖股份都在广东江门,两者相距不过数十公里。这家营业部在公司的两



经历了5连涨后,8月27日春晖股份开盘即跌停,为其投资稀土回收蒙上一层阴影

次停牌前一天均实现精准买入,不得不令人怀疑这背后存在多少黑幕”。

对于当年依靠“合成纤维”这一化工主业上市的春晖股份来说,尽管近年来主营业务并非发生实质性变化,却再也回不到过去依靠主营业务实现盈利、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中。公司董秘办公室上述工作人员坦言,“依靠现有主业已经难以实现盈利,必须要找到新的项目。虽然外界对于公司稀土回收这一项目的质疑很多很大,但这是公司董事会整体的决策,也是公司未来最重要发展的项目”。

漂浮不定的主营业务 沦为炒作题材

并非没有前景的主营业务实际控制人手中,变成无法盈利的“烫手山芋”。这到底是化纤制造产业的阶段性发展困局,还是公司主要股东的发展精力不在于此?

2007年,春晖股份因为大股东开平涤纶企业集团破产而面临控股权被拍卖,最终被信达投资以8.03亿元购得开平涤纶集团的资产包,后与广州鸿汇投资公司签署协议,广州鸿汇最终成为春晖股份第一大股东。

在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之后,春晖股份随即通过一项定向增发议案,用于收购原大股东开平涤纶集团的生产线、一家行业高端产品生产公司100%股权和募集不超过6.5亿元的现金,谋求向高端化工领域的转型升级。在经过多次调整后,这项定向增发最终以失败告终。对此,公司的解释理

由是市场持续低迷。

定增失败后并未停止春晖股份大股东谋求公司发展的步伐。2011年12月底,春晖股份公告称,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拟将持有的广晟酒店集团100%股权置入公司,同时置换出春晖股份的全部资产。在历经多次延期复牌后,该重组计划最终仍是夭折。

此次,春晖股份再次抛出一份投资“稀土回收项目”的计划,最终是否会再度遭遇“半路夭折”,仍是一个未知数。不过,在短短5年间已经经历过定增、重组、投资三次重大事件折腾之后,公司主营业务上的竞争力大大下滑:公司2008年、2009年业绩均告亏损被ST,2010年,公司扭亏为盈实现摘帽后,2011年又现巨亏,2012年上半年再度亏损,公司发展再度陷入业绩年年下滑的泥潭之中。

战略重组已经成为今明两年春晖股份避免再度陷入“披星戴帽”困境的唯一出路。只不过,稀土回收项目能否承载起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任,连上市公司都无法给予清晰的回应,春晖股份的主营业务到底是什么?

主要股东资本运作 路径意图明显

主要股东之间的默契配合,或成为近年来春晖股份在中国资本市场“折腾不息”的动因。《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截至2011年底,开平市国资委通过旗下的工业实业、工业材料、装饰公司、工业资产4家公司,持有上市公司12.93%股份,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2007年,通过股权资产包购买成

为春晖股份第一大股东的广州鸿汇在持有上市公司15.65%股份后,于当年底一举实现超过2000万股,股份降至12.15%并一直持续到今天。这意味着,广州鸿汇投资主动将控股权让于开平国资委下属的4家企业,这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面对广州鸿汇投资人主春晖股份,却又“进入而不控股”,有投资者指出,“这正是广州鸿汇的高明之处,作为投资者他们只会利用上市公司的平台进行资本运作,并不会真正推动公司原有主营业务的发展。从进军高端化纤制造到后期的酒店业务置换化纤业务,都应该是广州鸿汇的幕后推动。同时,作为大股东的开平国资委也乐于看到这种现状,毕竟现阶段公司的主营业务竞争力很弱”。

就在今年6月底,广州鸿汇突然将所持春晖股份7129万股全部质押给安徽元信信托,理由是广州鸿汇的关联企业补充日常运营资金。对此,上述投资者指出,“目前,作为广州鸿汇实际控制人的江逢灿,旗下拥有酒店等地产业务,在今年以来的市场背景下显然很难直接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将股票抵押后再通过稀土概念的炒作完成拉高股价,获得更多的融资,无疑是一招‘声东击西’的好计策”。

令人质疑的是,作为开平市国资委控股的一家老牌地方国有企业,春晖股份的现有控制人们为何会频频配合公司两大股东广州鸿汇的上述运作?这与当年广州鸿汇接手上市公司股份后又让出实际控制权是否存在联系?业内专家指出,“这显然有赖于市场监管部门的介入调查”。

国内最大 氧化铝项目被叫停

倒逼行业转型升级

■ 本报记者 李金玲

8月20日,国家环境保护部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全面叫停了广西华银铝业公司一期年产160万吨氧化铝的生产,并罚款10万元。

华银铝业的氧化铝项目集矿山开采、氧化铝生产于一体,是迄今为止国内单一投资最大的氧化铝项目,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西最大的投资项目。

正是这一国内最大氧化铝项目早在4年前就已经全面投产,令人称奇的是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至今都未通过环保部门的验收。

环保部称,经调查核实,华银铝业年产160万吨氧化铝一期工程于2005年1月经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评批复(环审[2005]64号),主体工程于2008年5月投入试生产,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至今未经环保部门验收。

在环保部网站,《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截至目前,2012年环保部共下发了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除华银铝业项目外,另一份罚单则开向了开曼铝业(三门峡)有限公司,也是氧化铝项目,公布时间为8月2日。

在开曼铝业的处罚决定书上,环保部称,经调查核实,开曼铝业新增150万吨/年氧化铝项目未办理环评手续,于2007年6月擅自开工建设;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主体工程于2011年擅自投入使用。据此叫停开曼铝业公司新增150万吨/年氧化铝项目,罚款10万元;责令限期补办环评手续,于2012年10月1日前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据了解,国内大型氧化铝厂厂外排废废水可达4—6万立方米,氧化铝厂所处流域普遍存在严重的水污染问题。中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盘雨宏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导致高污染存在有两方面原因:一个原因是,政府为保证地方政绩,对厂家生产环评标准有所放低;另一个原因是,生产企业对环保设备的投入不够,处理设备老化、损害严重,造成污水处理达标率低。

“氧化铝项目长时间存在污染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反映了政府对工业污染问题抱以‘得过且过’的态度,惩罚成本过低使企业肆意妄为。”盘雨宏告诉记者,当地扭曲的政绩观不利于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的“包庇”行为导致污染重复发生。

华银铝业的氧化铝项目远期规划为年产氧化铝320万吨,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生产规模为年产氧化铝160万吨。而自一期项目投产以来,有官方记录的排泥库泥浆泄漏事件就达9次之多。最近一次泥浆泄漏事故发生在今年5月26日,华银铝业龙山排泥库再次发生泥浆泄漏,污染不断持续。至5月29日,事故造成当地43户农民受灾、1000多亩农田被淹。

对于拿氧化铝项目开刀,盘雨宏认为具有“杀一儆百”的示范效应。他表示,“国家通过对‘十一五’期间环境保护项目进行回顾,发现进程中存在相当多的问题,类似地方为保政绩不保环境的扭曲政绩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十二五’期间,预计国家会在环保专项资金上增加投入,同时也会加大环保法律法规的建设,加速企业转型升级步伐。”

但这并不会影响到国内氧化铝行业。盘雨宏分析称,近几年,国内氧化铝生产一直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下游电解铝市场无法消耗过多的氧化铝,促使行业内竞争压力巨大。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国内氧化铝总产量为1906.21万吨,同比增长9.67%。上半年单月产量同比平均增速为9.00%,同比减少4.74个百分点,显示出国内氧化铝产量增速下滑态势。

“此次关停最大氧化铝项目,一方面倒逼氧化铝行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迫使其加大环保投资力度,另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氧化铝行业的存储压力,促进该行业的协调发展。”盘雨宏表示。

云南白药股权纠纷案庭审激辩3小时, 将择日宣判。 律师表示

陈发树一审或败诉

■ 本报记者 李志豹

8月23日中午11点30分,云南省高院宣布云南白药股权纠纷案一审结束。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庭审中,原被告围绕中国烟草总公司(以下称“中烟”)是否具有审批权、中烟该不该上报财政部审批以及中烟拒绝股权转让行为的理由是否成立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2009年9月10日,云南红塔与陈发树签订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占云南白药总股本12.32%的股份全部转让给陈发树,总交易金额为22.08亿元人民币。2012年1月17日,经过层级上报后,中烟以“为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不同意本次股份转让”为由,拒绝了股权转让行为。

虽然原告方陈发树代理律师据理力争,“确认其与红塔集团于2009年9月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全面继续履行的请求很难获得支持。”但在一直关注此案的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诉讼仲裁部主任道日纳看来,陈发树方面胜诉的可能性并不大。

道日纳的判断依据是,根据云南红塔代理律师的说法,中烟是财政部授权进行相关国有资产管理、经营的主体,“这种情况下,中烟是有权做出批准或者不批准下属公司股权转让行为的。”

陈发树方代理律师王卫国认为,协议中约定股权转让须报相关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批准后方能组织实施,也就是说,在该笔股权转让报批过程中,财政部才是这个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中烟的不同意批复意见属于越权审批”。

云南红塔代理律师则认为,红塔集团及时履行了上报义务,但在层层上报过程中,任何一级不同意此次转让,那么就无需继续上报,审批程序就此终止。

“双方理解的都不一样。”道日纳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原告方认为中烟应该将股权转让事项上报财政部来审批,而被告方则认为在上报过程中需要每一级的同意才可以继续往上走审批程序。

当日,双方还就云南红塔集团是否故意拖延履行合同构成违约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的判断是否成立争论。“这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仅仅是违约程度大小的问题。”道日纳表示。

据悉,当日法庭并没有当场宣判。按照一般诉讼流程,如无二审必要,90天内法院会上达审判结果。

道日纳表示,云南省高院作出一审判决后,如果陈发树方面不服,还可以继续上诉。

“如果我们败诉的话,肯定会再上诉的。”陈发树方另一代理律师李庆也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达了陈发树方面绝不会放弃“确认其与红塔集团于2009年9月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全面继续履行”的诉求。

新闻分析

纺织机械如何高端化生存

■ 本报记者 李金玲

“我国纺织制造企业整体技术还与德国存在差距,还有许多东西要向国外先进技术学习。”近日,中国纺织机械器材协会副理事长祝宪民在观看了德国某企业生产的多轴向高速经编机后坦言。

祝宪民举了一个例子:国内生产的高速经编机,达到1000转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要想达到2000转,并实现经纬均匀,技术差距还不小。而国外早已经带有平行经纬装置的新款RS拉舍儿经编机和速度达到2000转的多轴向经编机。

目前,这家德国企业在中国销售的经编机占公司总销售额的60%。近几年每年出口到中国的设备都在呈增长的趋势。这足以显示,国内及亚洲市场需求已经牢牢吸引了全球纺织机械制造企业的目光。

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纺织机械制造业产销需求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显示,我国纺织机械制造业在近几年保持快速的发展势头。

截至2010年底,纺织机械资产总额达到776.13亿元,同比增长27.78%;行业实现销售收入815.65亿元,同比增长42.13%。总体看来,在经历了2008年行业增速下滑之后,行业规模扩张速度显著加快,整体发展态势良好。

中投顾问轻工行业研究员熊晓坤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纺织机械最大的买家和卖家,

而且正朝着向亚洲纺机制造中心,甚至世界纺机制造中心的方向转变。

被动升级 自主创新

从全球范围来看,过去纺织机械制造业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德国、意大利、瑞士等纺机生产强国。近年来,在国内及亚洲市场需求的推动下,中国纺织机械制造业行业规模在不断扩大。尽管在政策的扶持下,纺织机械行业产能呈现出了井喷式的增长,但纺织机械行业国际市场的不断低迷、劳动力成本急剧增长等因素的持续发酵,产能过剩造成的产业困局再次凸显。同时,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得整个纺织机械行业的困境也已逐步显现。

据悉,与2011年同期相比,绝大多数纺织机械企业的销售指标均出现了下跌。行业市场的不断低迷,劳动力成本急剧增长等因素的持续发酵,产能过剩造成的产业困局再次变得尖锐。在此市场环境,纺织机械产业升级迫在眉睫。

业内口口相传的成功案例莫过于浙江万利纺织机械有限公司。据该公司负责人介绍,公司注重产品研发,每年产值的5%投入研发,保证了其产品技术的领先水平专注于自己的产品研发,每年能开发出数只高精尖端的新产品来满足市场需求,其掌握的核心技术已越来越成熟,足以与德国、意大利等国际一流设备生产商抗衡,并逐步替代进口装备,为国内企业转型

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据了解,万利纺机拥有村田、德马吉、阿曼达、马扎克等世界领先的加工中心,并拥有塔塔控制床几十台套,公司的主打产品剑杆织机、倍捻机等,遍布国内纺织重省,并出口印度、埃及等国,年出口创汇上千万美元。

今年前6个月,万利纺机的工业销售产值、利润已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61%、92.4%。

据专家预计,到2017年全球纺织机械市场总额将达229亿美元,预计亚洲纺织品制造商新设备投资比例最大。统计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全球90%出口量的新型纺纱机、无梭织机和针织横机输入亚洲,尤其是输入中国。毫无疑问,亚洲仍然是世界纺织品和服装制造中心。

从量到质如何突破

前瞻产业研究院纺织机械制造业研究小组表示,世界知名纺机企业陆续在中国投资办厂,这些企业在中国的生产规模已经达到整个中国纺织机械产量的1/3。外资企业生产的设备除了供中国市场外,还大量出口,甚至返销回原产国。中国正由一个最大的纺机需求市场,向亚洲纺机制造中心,甚至世界纺机制造中心的方向转变。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纺织工业产业升级步伐的加快,纺机市场的产品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纺机设备销售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自动化、连续化、高速化、智能化以及大容量纺

机装备销量大幅增长。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勇指出,这些设备需求的变化一方面反映出我国纺织行业产品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动向,另一方面也是目前纺织行业受困于人工成本、原料成本上升的必然选择。纺织企业使用高速、智能化以及大容量纺机装备就可以减少用工,提高效率;同时,鉴于目前全球棉花等原料不足的现状,要充分利用好纤维、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受纺织业不景气的影响,销量有所下降,不过现阶段国内纺织机械制造业主要还是以调结构、实现产业升级为主。

熊晓坤表示,虽然我国是纺织业大国,是世界最大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国和出口国,但是由于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涨、人民币升值等影响,我国纺织业目前也遭到了重大打击。纺织机械制造业由于受纺织业不景气的影响,销量有所下降,不过现阶段国内纺织机械制造业主要还是以调结构、实现产业升级为主。

熊晓坤认为,要实现纺织机械制造业从量到质的转变需要做到,首先,纺织制造企业需要对企业的生产流程和制作工艺进行分析,了解与国外纺织机械技术的差距在哪里;其次,增大对研发技术的投入力度,加快从“制造”到“创造”的转型;再次,不断提高纺机设备效率、节能、省工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转变并最终取胜。